我躺在床上足足有两天才能够下床，过程中福子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我。\* e; F0 ~1 ~8 R# j  
　　我很不好意思的问他为什么这么关心我，他却笑着说：“你真是我的福星。”我当时一直也没有理解他的话是什么意思。9 k: S( ]  A1 g  
　　两天之后我终于可以下床了，又想着出去找工作，福子却摇摇头大大咧咧的说不用去找了，他已经联系了他以前的一个老师，那个老师现在在天津卫干着大买卖，会想办法给我们寻摸一份工作的。  
　　然后他又笑着问我说：“会不会写字？”我告诉他说以前我家也是读书人，福子眼里倒闪出了异样的光彩说道：“想不到你还是读书人家出身，不像我，我的出身可就比你下贱多了。”  
　　两天之后我觉得身子上便当了，便又下床去走动，这时我才发现在我们所住的单间有一扇窗户已经破了，我惊讶的跟福子说：“怎么住了这么久都没发现这扇窗户是破的，那前两天我们在房里做那种事的时候，如果外面有人岂不都让人看了去？”福子只是笑笑。+ A+ x; @3 i- m# f1 m: a  
　　等到身体好了，我又想着去找工作，福子却说等他先生的信，叫我把一切都放宽心。反倒是看我身子好了之后，他又缠着我要我上床玩耍。% p" n9 p! \$ @- q  
　　我被他弄过那一回哪里还敢轻易开苞，连连摇头。; K- ^# a( p/ r! p1 f3 B6 u  
　　福子看我不愿意玩就自己画上了女装在床上折腾。% q1 H8 @' c\* L$ e4 b  
　　那几天的时间我才发现福子果真如我想象的肯定不止有一两次自慰的经验，他经常在床上手中拿着那个假阳具，用各种东西润滑之后便很轻松的插入自己的身体，接着便很自然的抽动起假阳具一边哎哟哎哟的骚叫起来总是让我听得面红耳赤，每每玩到激动之处，他便将前面的小阴茎喷射的东西撒的满床都是，事后混不在意的便出去吃饭了。2 M\* w, [# g! e" c% ]! c  
　　我感觉他简直就像是个骚浪到极点的女人，一天都不能缺了那东西似的，事后总还是我看不过眼来帮他收拾。1 l7 m$ V3 x6 ^' R- {# t  
　　两天之后，福子跟我说他那先生找他要他去试工，说是可以带着我一起去。; y\* M( {1 P( y\* ^/ ], [  
　　我心想自己终于有活路了，满心欢喜的跟着他一起换上了一身干净的男装，与他一起来到了法租界的一座大宅子前。  
　　这是我第一次在天津卫进入租界的这种大宅子，看到那雕梁画栋的景象，心中先就被那宅子主人的气势所震慑了。  
　　进去之后，我看到宅子那外面虽然是洋房的装饰，出入的也是漂亮的小洋车子，但是宅子的主人却似乎是一个十分老派的人家。+ b6 o4 F4 A\* S; D  
　　宅子中所有仆人的打扮都是青衣小帽，就仿佛是前清时的乡绅之家一样，宅中的女人则全都穿着十分朴素的蓝白褂子，看起来这户人家十分的踏实，也让我心中有了一丝好感。  
　　来到宅子的正堂之上，我就见堂上大大的匾额上写着积善之家四个字， 宅子中的管家徐光是个戴着眼镜，穿着长衫的中年，看起来十分聪明，福子小声跟我说，他就是以前教过他的老师。9 y$ M7 i. Y! B4 N  
　　徐光捋着小胡子给我们介绍了这家宅子主人的背景。' ~" O% }( u! o9 D  
　　我这才知道这宅子的主人是海河附近的一个大地主，姓钱，府里都叫他钱老爷的。' @6 b: S2 Z/ S6 g1 c! k  
　　钱老爷家里从前清时期就在海河一带拥有广袤的田产，现在改朝换代了，他们的生意还越发的红火，如今在天津城里开了好几家米铺和绸缎庄。, I6 K\* {  s- o  O1 D3 ?  
　　钱家自古就是书香门第，宅中的钱老爷又是钱家的长子长房，所以家里规矩格外的森严，徐大管家一再的告诫我们说，如果我们在宅子里面犯了什么规矩的话，他一定是不会把我们留下的。  
　　能够进入这样有钱有势力的人家做学徒我心里也感觉十分的激动，毕竟这是一条正经的出路，以后就不用再给人当下九流的唱戏了，所以当有机会进入这家前老板家学习后，我每天都格外的小心。7 \. d5 h: i  G  
　　同时进入钱家的学徒有十多个，有人被分派去学账房，有人被分派去柜上学习做买卖，还有人就在府里面学些花匠厨子之类的手艺，我和福子两人也很轻松的过了面试这一关，在府里面学着给人做小厮。  
　　我每天都起得很早，一大早就去灶上给人看着火，事后又去劈柴，但是福子却浑不在意的，从来也是日上三竿才起。  
　　我好几次劝他说我们好不容易有了进这家人家做事的机会，虽然他是徐管家的学生但是也要好好珍惜，不要让人家把我们给踢了出去，福子却只是不在乎的说他知道了。2 d1 g- [# l; ]. z& z% b, B  
　　这样做了好几月，我却发觉我的努力并没有使我比福子多受几分重视，反倒是有什么事情那钱老爷经常会支使福子去干。  
　　钱老爷一家的人口并不多，现在住在府里面的除了钱老爷自己就只有他的老婆还有三个孩子，钱老爷是个老头子，但他的三个孩子都不满十岁，他的老婆看起来也很年轻。' c- A" C) ?\* `! W\* `  
　　我听福子隐约透露过说他的老婆是钱老爷的续弦，钱老爷原配老婆的孩子早就成年了，现在在日本读书。  
　　有一次我到钱家的堂屋里面去做卫生，也确实看见过供桌之上摆着好几个牌位，其中有两个牌位都是前老爷过去的老婆的神牌，就摆在一溜的贞节牌坊的排位下面，心中大概也就知道了这一家人的情形。& o9 p/ N  q0 \' w- [  
　　在钱家做事之后，我果然发觉钱老爷家的家教非常严，每天吃饭之前他都会要和家人一起背一些锄禾日当午之类珍惜粮食的诗句，吃饭时不能发出声音，饭后更是要把碗里面的米粒全部吃干净才能下桌。# H' n: I" L% E- a  
　　每天早起，家里面人都要到家中那一溜的贞节牌坊上面去上了香磕了头才能开始做事。' J! v3 Z# I/ P& e- [+ f  
　　徐光告诉我们说这是对钱家一家人忠孝节义的长辈们的尊敬，“钱家往上倒五代，从来没有出过再嫁之女不孝之男，传到钱老爷手上自然不能乱了规矩。”  
　　日子一天天过去，除了日常规矩严格外我在钱家的生活也越来越习惯了，渐渐的我就发觉那徐管家经常在晚上之时小声的叫福子出去，福子总是在半个来小时之后面色红润的回来，有时回来之时还会给我带些点心，说是徐管家吃剩了赏给我们的，有时一去甚至一晚上。  
　　起初我并不觉得这事太过于奇怪，直到我渐渐发觉福子再也没有用过他的假阳具之后便开始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了。  
　　这天我正在自己的小隔间里面洗衣服，突然便听到外头福子进门的声音。  
　　我们两个人的床铺挨在一起，分到的小隔间外面还有个放桌子吃饭的地方，我听到声音还以为他又有什么衣服换下来要我洗，连忙迎着出去，可是刚刚推开房门却看见了一个身穿女人袄裙的身影。  
　　我吓了一跳，连忙将房门掩起来，这时才发现福子并没有注意到我，而是与一个男人一起走进了房间。: K! S! y3 `; K  N) q2 v1 V" S  
　　我趴在房门边看着门外的福子就见他脸上化了妆，头发已经留的齐耳一般长了，身上穿着的也是一件女学生的蓝褂子，黑色布袄裙，丝绸长筒袜，脚下是细跟高跟鞋。$ I3 n4 d. g; P  
　　而在他身前与他调笑的男人正是平日里斯文庄重的管家徐光。  x+ |+ t3 {# L  ^  
　　福子的小鸡鸡挺起，已经被他玩的气息粗重：“哪里有人呀，还不快些。”  
　　徐光脸上带着笑说道：“小骚货。”福子连忙妖娆的蹲下身子。  
　　他们早已是轻车熟路了，我看着看着也感觉到自己肚兜之下的阴茎硬了起来，伸手撸动着。  
　　福子扭动着身躯在徐光面前跪下，屁股翘得高高的，一张薄薄的月事布根本包不住他那已经硬起的小弟弟。, W, U- W2 s' N3 F5 h  
　　福子拉下徐光的裤子在他那东西上面舔了几下之后，徐光张开双腿，福子便埋头下去摇头晃脑的含弄起来。9 a) Z% q( V/ s\* U3 w# U  
　　几分钟之后福子将脏东西咽到嘴里，然后站起身子，踩着高跟鞋坐在了徐光的身上。0 ?9 J3 P6 @- S. H0 `, \_  
　　我听到两个人的对话，怕被他们注意到，连忙将门完全关了起来。$ E% m2 [\* `/ t. `& C0 y3 D( Y  
　　只听门后传来福子趴到桌子之上的声音，伴随着一声响声和福子女气的一身轻呼，他的月事布被人从后面扯断了，接着便是有节奏的撞击声传来。& P. s$ A- j  N- x& M) T2 ^6 |  
　　几十秒钟之后福子娇媚如水一般的呻吟声传来，他到达了高潮而我也已经弄的衣服里的肚兜满是潮湿。7 ^# x3 v+ Y  y  
　　“我这个男孩子比女人好玩吧？”. H. b) I( J8 K$ u1 J  
　　“什么时候把那个红儿也弄得和你一起服侍我就好了。”徐光一边抽烟一边说。; @/ S' ^# |5 |  z% `8 {2 J! \8 m  
　　福子不满的说道：“吃着锅里的还望着盆里的。我早就知道你是看上了他所以才会要我进府里来的，早在那时在大车店里你说想看我发浪其实就是想要看他吧？放心，总有让你吃到嘴里的一天……”2 m" c" O0 R1 b\* W" F  
　　听完这话，我一下就想到了大车店单间旁那扇坏掉的窗户，瞬间明白了怪不得我们两个身子这么瘦弱都能被招进钱府里面来，原来这一切早都在福子和徐光的预谋之中。  
　   我听到外面传来关门的声音，知道徐光离去了，却也不敢出门，期待着福子能够赶快换好衣服出去，却没想到吱呀一声传来，我便和开门进来的福子两个人很尴尬的对视。  
　　看到他一副妆容不整的模样，我索性把湿衣服一丢气冲冲的坐在了床上。  
　　福子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接着却又变回了如常的神色，他打理了一下自己的长发，也坐在了自己的小床之上，脱了高跟掂着那双丝袜脚散热气。+ Z/ U, ~6 i3 h" C2 w! h0 Z  
　　我生气的问他道：“你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  
　　福子从包里面拿出了一只香烟放到我面前问我抽不抽，我厌恶的把他的烟打掉之后他淡然一笑，自顾自的拿出火柴将那只香烟点了起来。2 v& c5 j7 |$ y- f0 ]  U1 n. I  
　　“你不都看见了吗？”7 R! L  B: m9 Z5 Y4 f0 M6 D, K3 C( B  
　　我怒气冲冲的瞪着他：“想不到你是这种人。”  
　　“哪种人？”福子叼着烟卷笑着问我道。  
　　“你出卖自己的身体……”  
　　福子哈哈大笑丢下那颗被口红浸染的尾部红艳艳的香烟，用长长的指甲指着我笑道，“你今天才知道我是这种人呀，你以为我以前是做什么的呢？”9 g9 z# ~) ^/ o! t& t& K+ \\* b  
　　“你想要知道我的故事吗？那我就告诉你！”  
　　福子吸了一口气，似乎是终于要将自己坦白了一般开口向我讲起了他的故事。\* L3 H6 M1 T, U5 {/ u9 p& k5 T  
　　“我的母亲是海河上面摇花船的，你知道那是做什么的吧，就是暗娼，而且是最差的那种暗娼，我的父亲是做什么事情的她没跟我说过，估计她也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吧。”; `% R. W& E+ {! y8 E' o  
　　“那种船分成两部分，前面一部分可以打火做饭，吃喝拉撒全在前头，后面一部分是个小舱室，有些床铺被褥之类的东西。从小母亲接客的时候就让我待在后面，把门一锁，不让我出来，她只在前面跟男人周旋。等到他们好了之后，母亲才会把门板打开，让我下船去给男人们买一些吃喝的东西。”  
　　“我虽然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但是母亲还是尽力不让我接触她的生活，甚至十岁之前，我都没机会看到母亲在前面的船舱里面究竟是做什么活的。她跟我说她只是在和男人讲一些故事，讲的他们高兴了，于是那些大爷就会给我们一点钱，我居然也信了，心里还觉得妈妈的故事自然是讲的好的，每天晚上我也要妈妈给我讲故事才能入睡呢。那些男人喜欢听她讲故事也是正常的事情。”: @3 h8 V( t" n0 g# s3 l+ D& H, d  
　　“到了我的年龄渐渐大了，自然也知道母亲是干什么的，平时下船生活我也是到处被人歧视。”  
　　“有一天我下船去买东西，被一群岸上的小孩追着骂我是婊子养的，我哭着跑回去，母亲站在船头看见了这一切，我见她银牙咬的嘴唇上血印子都出来了，之后她就好几天都不肯接客，只把床荡到芦苇荡子里面去，跟我说以后我们就打渔为生吧。”6 U. I0 z0 m' `6 V! w0 K- V  
　　“可我们娘俩孤儿寡母的身边又没个男人哪里挣得了那碗饭吃？买了个鱼篓在荡子里等了几天，抓上来几条小青鱼，刚想到市场上卖了，却被一群青帮的人抓着我们要出鱼会的钱。”# `) X9 Y. M# ]5 m% m  
　　“母亲多问了两句，我们的鱼篓就被旁边卖鱼的人冲上来给踩烂了，那些混混也说不准我们再卖鱼。我们娘俩跪在地上又哭又叫的，可是谁理我们呀，当天晚上母亲一言不发的把鱼炖了给我吃，然后便默默的把船划回了花岸边上。”  
　　“后来母亲想了几天突然找到我，告诉我说我还是要读书才有出路，她要出钱让我到岸上来上学。”+ r. d" ~- r, b  
　　“我读书的私塾老师就是这徐光。只不过那时他可没如今这么派头，只不过是个写字好看一点的穷书生而已。  
　　可就是这样的老师，为了让他能够接受一个暗娼的儿子读书，我母亲也不知提着礼物上门去求了多少次。  
　　当我去读私塾的那一天，我的母亲别说多高兴了，帮我买了新衣服新鞋袜，打扮的就像是书上的小少爷一般，板板正正的送到了私塾里。”  
　　“我读书的时候十分刻苦，真的想着能够和母亲所期望的一样，以后有了出息把母亲从船上接下来。”% j/ g$ d& `2 G. m  
　　“就这么读了两年，徐光也十分重视我，经常夸我聪明可爱，等到了十岁上便把我接在了私塾里面生活，母亲还以为这是因为我学习刻苦得他喜欢的原因，高兴的给徐老师送了许多的礼物。”( L' M1 P\* k/ z5 F  
　　“你却知道他那天把我留下干了什么？他居然在私塾之中强奸了我！”1 c# d. i3 w2 v5 ^  
　　“母亲对我的期望那么高，只要能继续读书，我什么苦都得咬牙忍受！这种事情我又跟谁说去？”5 E; a4 \7 `: K! T3 [( s; m( p" N  
　　“于是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面徐光对我越发的变本加厉，隔三差五就要干我”  
　　“被他玩了久了之后慢慢的我的屁眼就没有那种疼痛的感觉了，反而是每天不被他捅后面便感到屁股里痒痒的。”  
　　“你是不知道徐光有多变态，他喜欢我的身子，却又偏偏不喜欢我说他玩小男孩，一听我自称男孩子就要打我，强迫着我做女孩的打扮，在把我的脚裹小之后就给我买来了许多女人的衣服，徐光为了自己玩的开心还专门给我买了裹脚布将我的一双小脚硬生生的缠裹起来，使得一直到今天，我的脚还是如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一般大，再也没有发育过。”$ X$ C1 r4 s- w3 G  
　　“裹了脚我穿上了女人的内衣裤和丝袜高跟鞋看起来就和小姑娘一模一样，我每天就这样翘起屁股伺候他。”  
　　“渐渐的为了伺候其他我也学会了怎么画女装，他索性经常叫我在私塾后面住家。每天在私塾学堂里面和他做一对假夫妻，玩的激动的时候声音有时候叫的大了，便难免引起别人的怀疑，有一天晚上徐光所开私塾的人家终于是好奇的不得了了，半夜里带着人来查房，便将我和徐光给抓了。”4 x7 j2 d+ y3 R' ]  
　　“你猜他们看着一身女装胯下却还长着一只鸡巴的我是什么反应？他们惊的眼睛大瞪，都说他们整个村子到今日都没有见过如此丧乱伦俗的事情。要抓着我们去浸猪笼啊！”  
　　“这时徐光他居然跪在地上对那几个村老磕头求饶，直直告求说他今天是第一次犯这件事情，请他们饶他一命，接着他居然指着我说都是我勾引了他，要不然他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和男人玩这种事！”  
　　“当我听徐光说出这话时我心里有多么震惊？你说那些租房子开私塾的人他们是会信我这么一个妓女的儿子，还是会相信徐光这样一位教书先生？”% j% ]  o. B2 l4 r! R  k\* I  
　　“当时那村里面的老人便拄着拐杖说他们村里不幸居然招来了人妖，这就要把我的事情告诉我妈妈去，他们就说了不能招这么一个妓女的儿子来读书，会把他们的村俗都给搞坏了的！”  
　　“当看见那几个大小伙子气冲冲的要去找我妈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切全完了，想到我妈知道这件事之后的反应，再看看在一旁根本不敢看我的徐光，我的心里已经悲凉到了极点。”' P$ t. j1 g8 l& M& j/ f3 h2 I( }  
　　“我第一反应就是不能让我妈妈来看到了我这副样子，于是直接撒泼一般踢开了众人哭着喊着往外跑，有几个壮小伙子还义愤填膺的要拦住我不准我出去，却被我又扯又咬的打开了。”. [& S( j0 s  b% [  
　　“我就这么一身内衣丝袜的踩着高跟鞋闷头的往外一路跑，等到意识到没人追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发现我穿着一身女人的内衣，蓬头垢面的站在大街之上，所有人都用鄙夷的目光看着我。”0 x  y7 U; Y! T5 u  
　　“我根本不敢回去找我妈，在街上游荡了好几天，不知不觉又走回了私塾，那是过去两年间我一直把它当成自己家的地方，看着自己身上的一身女装，想起过去两年每天晚上我都穿成这样给徐先生做饭烧菜，就仿佛是他的小老婆一样，心中突然竟恨那些人打破了我原本可以继续的生活，我恨他们把这些事情都告诉我妈，如此想着我的屁眼居然又痒了起来。”8 H9 Q- ]( F4 c. |- Z  
　　“那家私塾因为出了我的事情已经被关了，我居然发现了正在那儿探头探脑的徐光，我感到身子发热一下就向他那跑了过去。”6 C3 x' A7 T2 ^! r  
　　“徐光看见我扑到他怀里惊的嘴巴都合不拢了，他一脸奇怪的问我怎么还会回来，这几天到哪里去了。”  
　　“他安慰了我几句，突然跟我说。他现在也没了工作，正要去投靠亲戚呢，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  d( p3 }% `7 s+ b: Z! [' i  
　　“当时我根本不敢回家，心中听到徐光给我指了一条出路，自然便答应了。”& Y9 O# G1 D3 T6 T\* i9 P\* W2 n9 M  
　　“我知道他有个姐姐在大户人家做事，问他是不是去找姐姐，徐光却说他还有个大哥能帮我们。”  
　　“我们俩一起来到了海河边的一处岔沟之中，在那里有一个工棚，徐光指着那些工人说他大哥就在里头，叫我先在那儿等一等。\* N- L4 ^( N( @# q8 Z, h: \_/ R  
　　“我穿着一身女装按他要求坐在了一块大石头上，不一会儿徐光便带着两个工人来看我，他们围着我说了好多话，徐光指指我的身子，那两个工人哈哈大笑，接着徐光告诉我说等他带饭过来便又离开了。7 ]2 D. Q8 v( T% B; ?+ C- R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敢胡乱跑，心里已经生了退意。可是如果徐光不来带我的话，我根本连回家的路都不知道。”5 I- h. f, j2 f7 T6 `9 A2 Q  
　　“等了半个多时辰，那两个工人终于回来了，我却没有看到徐光，两个工人笑着说要领我去饭堂吃饭，我小声的问：徐老师呢。两个工人却说：什么老师？以后你就在这里跟着我们生活了！”  
　　“这时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不对，这时其中的一个工人居然直接上来摸我的屁股，我连忙把他推开。”  
　　“我对他们说：哥哥们别这样我不是闺女我是男孩子！那个工人却哈哈大笑说：要的就是你这样的男孩呢，你看看你这副浪女人的样子，我们兄弟都已经好几年没碰过女人了，你丈夫就说你又好玩又不会怀孕，岂不比找个女人来合适的多？你反正也被他干了几年了，装什么贞洁烈妇。”' H& s, D" C4 [\* x/ X9 p  
　　“我这才知道徐光已经把我卖了。两个工人一人按住我的手，一人将我的腿抬起来，他们似乎真的是很久没碰女人了，看见我白白的屁股之时直接发出了嗷呜的喊叫，不顾我的哭喊那个年长一些的工人直接疯狂的撕掉了我的月事布，很快一条又粗又热的肉棒进入了我的菊穴而那个年轻人也食性大开一般的含住了我的小阴茎。”  
　　“半个小时后我已经软了下来，一边哭清理着屁眼里面的精液。他们笑着说让我给他们的兄弟伺候一下，就这样拉着我进了工棚。”3 G  A2 j  ~1 R; C7 B- q- `  
　　“很快我身上的衣服和裙子全被扒了，身子被洗的干干净净，只剩下一条丝绸的长丝袜和吊袜带穿在身上，连鸡巴都不给遮。脚下则还穿着一双已经脱了跟的高跟鞋。”  
　　“我的一头长发加上还没有卸的女装，大概是让他们觉得很像是画片上的红舞女的样子所以十分新鲜吧，于是在把我其他衣服都丢了之后还留了这一身什么也遮不住的衣服给我穿。”( i7 f, \_; k+ {1 r  
　　“这时我的肚子早已经因为两天没吃饭饿的咕咕叫，坐下就有两个工人端着棒子面糊糊走进来。”  
　　“我看见他们也不知该怎么办，那两人就哈哈笑着摸起我的身子来。我又一下软了，屁眼一下一下的开合着，我默默的吃完了饭，然后把着一根鸡巴放进我的屁眼里。”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我每天都是在这些工人的安慰之下度过的，我的身子就没有空虚过，时不时的屁眼和嘴巴里都会被塞进他们的阴茎，全身都被他们的精液所糊满了，他们让我在工棚里面给他们洗菜做饭洗衣服，还买了不少女人的东西给我使用，代价就是我每天要伺候十几个人的性欲。”9 `2 K; {4 R( |1 X5 J: D" d  
　　“为了能让自己少受一点伤，这一次我也是真的学乖了，开始很用心的研究怎么化妆可以让他们的兴致更高，服侍男人的时候也学会多用手和嘴巴，这样屁股才能少受一点罪。”  
　　“就这么过了半个月，有一天我看见一辆洋车子开到了工地，许多人都在迎接车上下来的人，我凑近一看才发现那是个白人老外。”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个臭老俄，亡国的种罢了，天津卫里头是连一般的妓女都不愿意接的，只不过仗着一张白人的脸，所以在工部局里面谋了一份监工的差事而已。”+ G' }) U+ K2 R- D  M\* M' ]  
　　“当时我就知道那就是我逃跑的机会，我故意回房间换上了一身紧身的连衣裙，又把那屁股缝也盖不到的西洋内裤穿了起来，踩着高跟鞋出去做饭。”/ J. a' k! `) C; B/ D" R% Z  v3 T  
　　“那白人老外吃饭的时候我专门扭着屁股端了一锅杂菜汤给他，他的眼睛一看到我身子便发直了，我故意把裙子撩起来给他看我的丝袜，当天晚上我就进了那臭老外的帐篷。”! w' i! ]$ w; e# E# i/ r  
　　“我用尽自己的浑身解数把那臭老俄给满足了，那小子事后就像个宝贝一样抱着我直说要是不来中国哪里去找我这样漂亮的女装男孩。”  
　　“我百依百顺的服侍他，他终于开车带我回到天津卫，那些工人恨恨的看着我也不敢阻拦，进了城之后我找个机会就开溜了，穿着一身连衣裙便回到了海河边上。”: [2 m6 M; `) P7 w; q  
　　“走到花河边时，我已然完全是一副大洋马的打扮，包臀的紧身裙，白丝袜，高跟鞋，脸上也画着浓艳的妆，那时许多暗娼们都防备的看着我，还以为我是来抢生意的。我不好意思的开口，发出男声询问他们我母亲的位置，大家都瞪大了眼睛，这才有几个人认出来原来是福子回来了。”" Z$ J( F. g4 a. r  
　　“几个姨娘的船划到了河边，她们冷眼看着我说我还有脸回来，我的母亲自从知道我在外面做的事情之后就疯了，在一个月前驾船便在海河中翻了，当时船太破雨又大，救也救不起来，现在早已经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他们几个姐妹只得凑钱在海河边上给她修了座衣冠冢而已。”  
　　“听到这消息之后，我整个人的脑袋都空白了，连衣服都忘了换，跟着姨娘们穿着一身女装来到了母亲的坟前，我跪下来就大哭，可是再怎么哭我的母亲又怎么能回来呢？”: N& E. E' |3 E- X9 ~  
　　“我哭晕过去两次，等再有意识的时候都已经是第二天了。”  
　　“擦干了眼泪，我踩着高跟鞋站起来，看着海河想到了我一路来的经历，我突然明白过来从此这世上什么都是假的了，除了我的妈妈没有人再对我好了，所有人都只不过是想要我的色而已，以后我活在这世上就只要钱了！”8 j2 g+ K& e# z8 `  
　　福子说完这些话已经是满脸的泪痕，他将最后一只香烟狠狠的丢在地上，用高跟鞋踩灭之后看着我说：8 Z  y& r: ]& [/ h3 ]  
　　“红儿你说的没错，那时我接触你，也确实是觉得你长得漂亮，想要骗你和我一起做这行才把你带到府里来的，可是现在我真的把你当成了朋友，你有这样的长相，在这样的世道除了做和我一样的人之外又有什么出路呢？还不如尽早和我一起享受荣华富贵吧。”  
　　“你别看徐光和钱老板两个人道貌岸然的，其实他们早就觊觎我们两只白羊很久了”。  
　　我十分惊讶，“你是说钱老爷……”  
　　福子嘴角勾起一抹妩媚的笑容，“那是当然，你以为他是什么干净东西，他的事我都懒得说了！”  T- {4 e6 L8 u" e- z6 z% v  
　　我连连摇头。  
　　“我是不会和你们一样的，既然你骗了我，那我今天就要离开这地方。”